

世界文學名著

神秘的大衛

世界文學名著

神祕的大衛

目次

第一章	山上的家	一
第二章	旅途	一三
第三章	山谷	二六
第四章	兩封信	三八
第五章	不諧合之音	五三
第六章	不可少的麻煩	六五
第七章	你要——你要	七九
第八章	要做和不可做	九〇
第九章	菊	一〇二
第十章	玫瑰夫人	一一四

第十一章	甲克和吉兒·····	一二五
第十二章	沒有回答的回答·····	一三三
第十三章	使甲克先生驚奇一下·····	一四〇
第十四章	堡樓窗·····	一五一
第十五章	祕密·····	一六一
第十六章	大衛的空中樓閣·····	一七一
第十七章	公主與貧兒·····	一八〇
第十八章	慷慨解囊·····	一九二
第十九章	不美麗的世界·····	二〇五
第二十章	難得有的事·····	二一五
第二十一章	沉重的心·····	二二五
第二十二章	拉孫的觀察·····	二三二

第二十三章	疑團·····	二三九
第二十四章	新翻的故事·····	二五〇
第二十五章	美麗的世界·····	二五九

神祕的大衛

第一章 山上的家

高高的在山腰的空地上屹立着孤另另的一所茅屋。雖然建築粗陋，卻是個風雨不透的溫暖模樣。屋後亂石崢嶸，衝着北風，在陽光下聳然作灰白色。屋前是一片小小的綠坪，輕瀉着直到山坡又陡然下降的所在，那兒滿長着矮小的松樹林。左首是通到樹林深處的小徑。而右首的山卻又輕瀉下去，而且展開了大衛所認為最喜歡的風景，迢迢的山谷，銀色的湖沼，連着一條帶子般的河流迤邐而出；其上便錯立着多少灰的綠的紫的山峯，一個個挨肩爭勝，直至最高的峯尖聳進青天裏去。

明顯的沒有一條路是從茅屋通出去的。唯一的只有消失於森林中的一條小徑。極目望去，近

處連一所房屋都沒有，只有點點白色，錯落在遙遠處傍着河流的山谷裏。

茅屋裏邊，一隻闊火爐便佔據了正室的一大塊地方。現在正是六月，爐洞裏只殘剩些冷灰；但後面的一間小披屋裏卻透出燻肉的香味和燎在火上的吱吱的響聲。屋裏的一切陳設非常簡單，然而卻不同尋常。兩張床，幾隻粗笨而舒適的椅子，一張桌子，兩個樂譜架子，兩隻小提琴盒子，而且到處都散落着書籍和樂譜。沒有一處有椅墊，窗簾或表示婦女嗜好的玩具，同時，也沒有一處有表示男子勇武和技巧的槍獸皮或鹿頭之類。說到裝璜，只有一張極美麗的聖母像，幾張在山外的世界裏知名的人物簽名的照片，以及一個孩子可以採集，懸掛的松子圈。

從小廚房裏發出的吱吱響聲嘎然中止，於是一個人睜着一雙烏黑熱切的眼睛現出門口。

「爹爹！睜着眼睛的喊。」

沒有回答。

「爸，你在那兒嗎？」喊的聲音更加用力了。

一張床上輕輕起了一陣轉動，還夾雜一些喃喃不清的話語。聽見了聲音，那門口立着的男孩

便輕輕一跳進屋，跑到屋角的床邊去。他是一個細長的孩子，兩耳上垂着短而鬆曲的頭髮，雙頰透露着十分健康的紅色。他的手細而長，十指尖尖像女孩兒似的，熱切的伸過來。

「爹爹，你來呀！燻肉，山芋，咖啡甚麼都是我一個人做的。快來，不然都要冷啦！」

扶着孩子緊握的雙手，那男人緩緩的支起一個半坐的姿勢。他的顴頰，像男孩一樣，也是緋紅的——卻不是因為健康。他的眼光略帶一點厲色，但他的聲音卻又低又柔，像戀愛一般。

「大衛——是我的小兒大衛嗎？」

「當然是大衛囉！除了他還能有誰呀？」男孩笑着。「來吧！」於是他曳男人的手。

男人搖搖無主的起身下床，拚命的用力站直。眼中的厲色和頰上的紅色都消逝了。忽然之間他的臉現得又蒼老又憔悴。然而他仍邁着穩重的步伐穿過屋子走進了廚房。

燻肉有一半已經焦黑了；另一半還是透明的像一團黏韌的肉膏。山芋是浸透了水，那種嗅味無疑的是水燒乾的焦氣。咖啡是微溫的，濃厚的像一潭污泥。便是牛乳也是酸了。

大衛略帶愁苦的一笑。他道歉着說：「爸，我做的東西可沒有你做的那麼好哩，你瞧，爐子一邊

熱，一邊不熱，將肉烤得一塊熟一塊生的了；山芋的水也全跑出來了——雖然那個不頂要緊，因為我又摻了一些冷水。我忘記竟將牛奶攔在太陽裏，因此現在味兒變壞啦；但是我敢說下一次必定要弄好一點的——統統在內。」

男人笑了一笑，卻傷心的搖着頭。

『可是不應該有甚麼「下一次」哩，大衛。』

『爲甚麼呢？你這是甚麼意思？你永遠不再讓我嘗試了嗎？』孩子的音調裏含着真的苦痛。男人遲疑了片嚮。他的兩脣因吸一口氣而分開，似乎有無限的話要說。然而他猝然閉住兩脣，將話又忍了回去。然後，輕微的，說了以下的幾句話：

『好罷，我兒，這對於你的晚餐的態度可不是頂好，不是嗎？來，請你給我一些燻肉。我覺得食慾又回來哪。』

如果那游蕩的食慾果然是『回來』的話，牠卻有不長久；因爲那男人只喫了一點。看見男孩也喫得那麼少，他也皺起眉來。他祇靜默的坐着，讓男孩收拾杯盤，然後依然是靜默的跟着孩子穿

出屋子，走到向西的一條板橋前。

除非是絕大的暴風雨，大衛在臨睡之前總不肯不去看看他所謂的『銀湖』，那銀湖便是遙遠山谷下的一潭清水。

『爹爹，今晚是金的哩——一切都給太陽照成金的了！』眼睛一落到他的寶貝上，他便狂喜的喊着『哦，爹爹！』

這是一聲拖長的狂樂之呼，那男人聽了卻畏縮了一下，似乎猝然間發生了疼痛。

『爹爹，我要奏琴了——我非得奏琴不可！』孩子喊着便奔到小屋裏去。不一時他已轉來，下巴下挾了一具凡啞林。

男人一面凝視着一面傾聽；而凝視於傾聽之間，他的臉變成了一片沙場，其中互相角逐爭雄的有驕傲和懼怕，有希望和絕望，有快樂和悲傷。

在夕陽下奏琴，於大衛並不是新奇的事。每逢他有動於中的時候，大衛總是奏凡啞林。在那顫戰的絃音裏，他來表示他唇舌所不能說出的言語。

對面的山谷裏，一切灰色藍色的山峯現在都變作紫色了。頭上，半天已經紅黃成一片恰像一個大海裏浮動着玫瑰紅的雲船一般。脚下，山谷裏的湖光水色也反映着絳紅色金黃色和原野的綠蔭，樹林的暗影掩映着，就如中了魔術的美麗神仙世界一樣。

這一切都流露在大衛的絃琴裏，也流露在他那仰起的快樂的臉上。

最後，當玫瑰紅光轉成灰暗，絃音顫動到寂靜中去時，男人說話了。他那抑住的腔調幾乎是粗糙的。

「大衛，時候已到。我們都得放棄了——你同我。」

孩子迷糊的轉過頭來，他的臉依然輕柔的流光照人。

「放棄甚麼呀？」

「這——這一切。」

「這怎麼啦，爸，你是甚麼意思呀？這是我們的家呀！」

男人疲敝的領着首。

『我知道。這曾經是我們的家；但是，大衛，你不曾想我們就像這種樣子的永遠過下去，不是嗎？』大衛輕輕一笑，眼光又一度落到遠處的天際。

『爲甚麼不呢？』他夢寐似的問着。『還有甚麼地方能比這個再好呢？我喜歡這兒，爹爹。』男人感覺困難的喘了一口氣，又不安的動了一動。他的腰痛今晚特別利害，無論轉換甚麼位置總不舒適。他病，病得很厲害；他也知道。可是他又知道，對於大衛，疾病，痛苦，死亡都是沒有意義的名詞——至多，那些字眼說過之後便輕輕溜走了。他至此纔懷疑，自己給孩子的訓練是否有智的。

有六整年之久，他將孩子放在自己絕對的愛護和導引之下。這六年之中，凡孩子所喫的食物，所穿的衣，所讀的書無一不是他父親的精心選擇。這六年裏他父親一切的思想，計劃，起居，動作生活莫不是爲他的愛子。小屋之內沒有別人。祇有偶然的穿林下山，赴小鎮購辦衣食時，方打破他們形影不離的緊密的夥伴。

這一切都是男人的慎密計劃。他以爲放在大衛幼年的生命裏頭的只應該是良善和美麗。他

不願意讓孩子的腦膜裏留下惡毒、不快、和死亡的印像。他要他先裝滿優美的思想，然後別的東西便無由得進。這便是他的計劃。關於這一點他可說達到很驚人的成功，不過如今因為自己的病，以及將會臨到的恐懼，他開始懷疑過去的計劃是否聰明。

如今他瞧着孩子快樂的臉，不由的記起大衛在樹林裏初次檢着一個死松鼠而發出的驚奇詢問。那時大衛纔六歲。

『怎麼，爹爹，牠睡覺啦，牠永遠不會醒啦！』輕輕撫摸了一陣，又說道：『他身體冰冷——哦，這麼冷！』

那時候，他父親只將孩子支使開去，閃避他的問題；似乎大衛也就滿足了。可是第二天孩子又追問着老題目。他的眼睛張得很圓，略帶一些驚懼。

『爸，甚麼叫做——死呢？』

『大衛，你是什麼意思？』

『那送牛乳的男孩——他今天檢到了那松鼠。他說牠不是睡覺的呀。他說牠是死了。』

「那就是說那個松鼠，那個覆在皮毛之下的真松鼠走開了的意思，大衛。」

「上哪兒去呢？」

「或許到一個極遼遠的國度裏去。」

「牠可要再回來嗎？」

「不。」

「牠可願意去嗎？」

「我們希望牠如此。」

「但是牠遺下牠的皮大衣了。難道牠不需要嗎？」

「不，否則他就要帶着去了。」

大衛聽到這兒便不響了。他出奇的沉默了好多天，於是有一天早晨和他父親走在樹林裏時，他纔愉快的一聲歡叫。那時他正立在一個覆着冰凍的小溪邊，在凝視着一個小洞，水正急急的流開去。

『爹爹，哦，爹爹，我現在知道哪，關於——死的事。』

『甚麼——大衛？』

『你知道就像溪裏的水一樣，走到一個遼遠的國度裏去，永遠不回來。牠也像松鼠一樣的遺下了牠的冰凍大衣。牠並不需要牠，沒有冰大衣，水還是照樣的走。你不看見嗎？牠還唱歌兒——聽呀——牠一路走一路唱哩。牠是情願去！』

『不錯，大衛。』於是大衛的父親釋然地嘆了一口氣，因為關於死的神祕他的兒子已經自己找到一個圓滿的解釋。

其後，大衛又在書本上尋到了死。這一次是個男人。孩子驚訝的睜大了眼睛。

『難道真的人，像你同我也要死的嗎？爸？我們也到遼遠的國度裏去嗎？』

『是的，我兒，到時候——我們也要到一個偉大的好皇帝所管理的遼遠的國度裏去，他們說的。』

大衛的父親說時不由渾身顫抖，又恐懼的期待着結果。不料大衛祇快樂的一笑答道：

『但他們是唱着歌兒去的哩，爸，就像小溪水似的。你知道我聽見的！』

這事便如此告終了。大衛現在已經十歲了，從來他就不感覺死的可怕。因此大衛的父親覺得放心的，是這一點；而害怕的也是這一點。

『大衛，』他輕柔的說。『你聽着。』

『男孩嘆了一口長氣轉過身來。』

『是的，爸。』

『我們得動身走。在廣大的世界裏有無數的男女孩童在等着你。你有美麗的工作要做；一個人的工作不是在山頂上可以作成的。』

『爲甚麼不能呢？我喜歡這兒，我一直就在這兒的。』

『不是一直，大衛；祇有六年。我帶你來的時候，你剛四歲。也許你不記得了。』

大衛搖頭。雙目又夢寐似的注視着天空。他喃喃低語道，『我想我也許喜歡去——如果我能乘那小雲船兒的話。』

男人嘆氣搖頭道，『我們不能夠乘雲船哩。大衛，我們得步行一段路——我們還得快點——快點，』他熱切的接着說。『我必得將你送回——送回朋友中去，否則——』

他搖搖的起身，努力的使自己走直。他的四肢搖顫，太陽穴的紅筋直冒。他見了自己的柔軟，非常懼怕。由懼怕而生嚴厲，他厲聲對身旁的男孩說道，『大衛，我們非得走不可！我們明天就得走！』

『爸爸！』

『是的，是的，你來？』他盲目的蹣跚的走去，居然也給他走到小屋門口。他身後的大衛仍舊驚異的坐着。立刻，他也一跳起身，追上他的父親。